

人 民 科 學 叢 書

人 怎 樣 開 始 講 話

維 何 夫 列 夫 著 等 夫 譯



蘇聯

· 尼柯爾斯基教授
雅柯夫列夫教授

合著

水

夫譯

人怎樣開始講話的？

天下圖書公司出版

人怎樣開始講話

著者 蘇聯

雅柯夫列夫
尼柯爾斯基

譯者 水

夫

印行者 天下圖書公司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在
北平印造華北版第二版

人民科學叢書

本叢書根據蘇聯最新出版之科學書刊編譯。原作者係蘇聯當代著名學者，教授，科學院士，爲應全蘇技術協會，農業指導所，保健總會和普及政治與科學協會等機關之徵求，普及人民科學知識而寫作；運用馬列主義觀點，深入淺出的文筆，闡明自然界真相，日常生活，以及各種科學上的問題；內容充實廣泛，譯文流暢，且附有插圖甚多，更可助長學習興趣，洵爲大眾的知識寶庫，科學的入門書籍。

郭沫若先生序云：『科學在今天我們的思維方式，也是我們的生活方式，是我們人類精神所發展到的最高階段。一切的生活沒有經過科學的洗禮，都是不合理的存在，那是應該讓它早早消滅的。……人類生活的究竟目標，是在使全體人類能够生活得更合理，更幸福，科學的應用正應該適合於這種目標。真正的科學和科學家的精神，一句話歸總，就是在爲人民服務。』

『我們今天需要真正的科學，要使科學回復到爲人民服務的本位上來，使它成爲不折不扣的人民科學，今天蘇聯的科學和科學家所走的正是這個方向。我們願意向他們看齊。在這兒選譯了這套「人民科學叢書」，不僅要使科學知識大眾化，而且要使科學精神大眾化，不僅普通的讀者應該在這兒找尋精神糧食，就是專門的科學家也應該在這兒受一番教育。』（全文載『宇宙的構造』）

本叢書除下列各册已出版者外，尚擬繼續編譯印行，敬請讀者注意，并希多所指示！

宇宙的構造
生命的起源
人體的故事
水底世界

地球的歷史
人怎樣征服自然
物質的變化
植物的綠色

地球在宇宙間
人怎樣開始講話
空中世界
做母親的指南

天下圖書公司

北平買院西大街2號
上海愚園路520街25號

人怎樣開始講話
基本定價三元

7045

人怎樣開始講話

- 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一
- 動物有沒有語言？……………一三
- 人怎樣解釋語言的起源？……………二四
- 爲什麼人要說話？……………三八
- 原始的人類語言是怎樣的？……………五二
- 爲什麼人從來不會用一種語言說過話？……………六一

世界上有多少種語言？

人類語言，種類之多，真是驚人。據語言學家的統計，大概有兩三千種。其中有數千萬人用的大語言，也有僅僅數千人或者甚至數百人用的小語言。

有一些語言，用它們來說話的有許多民族（內包括它們並非其國語的民族）的代表，是稱爲世界語言或是國際語言。比方英文，俄文，法文，中文，阿剌伯文等都是。

世界語言在地球各處都被廣泛地使用着。比方，使用俄文的至少有二萬五千萬人，內中包括把它當作國語的九千萬人。在斯拉夫各民族，如保加利亞人，波蘭

人，捷克人，塞爾維亞人中間，俄文的使用特別廣泛。芬蘭和羅馬尼亞也流行俄文。由于同東方各民族多年通商和文化交流的結果，俄文也傳進了蒙古，滿洲，新疆和伊朗等地，而俄羅斯的移民則甚至把俄文帶到了北美——美國和加拿大等地。

用英文作為國語的有下列各民族：英國人，美國人，愛爾蘭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亞人，新西蘭人，南非人。此外在非洲，印度，大洋洲，埃及，中國，近東，也有人用英文說話。大概有五萬四千萬人使用着英文，其中的一萬七千萬人——包括一萬零五百萬的美國人和四千七百萬的英吉利人——是把英文當作國語的。

使用法文的有一萬零七百萬人，他們分佈在西歐，北非，加拿大，英國和印度支那，其中把法文當作國語的有四千五百萬人，他們住在法國，比利時，瑞士的一部份。

在非歐洲國家的世界語言中，佔第一位是中文，使用它的超過五萬萬人。但是在發音方面有南方話和北方話之別。此外，中國各地有許多方言，一省的話甚至對

別一省的人就不懂。因此，中國的統一的語言實際上乃是中國讀書人所通曉的方塊漢字。方塊漢字——這是一種由點、撇、劃等構成的複雜記號，這種記號的總數達四萬五千種。由於中國人過去的文化優于鄰國各民族，所以漢字也曾傳入日本，高麗和印度支那的一部份，因此，也就成了遠東的國際文字。

用阿剌伯文當國語講的有三千七百萬，他們分佈在埃及，敘利亞，伊拉克等國。此外，阿剌伯文還是回教國家裏的學術與宗教的文字，這些回教國家的總人口有二萬萬人，分佈在從西方的北非到印度北部和中國西部，從巴爾幹到馬來羣島的廣大地域上。

西班牙文，德文，荷蘭文，葡萄牙文在地球上也散佈得很廣。

用西班牙文說話的，除掉西班牙本國和它剩餘的一點殖民地的居民以外，還有那除掉巴西之外的整個拉丁美洲，——人口達八千萬人，其中把西班牙文當作國語的有六千五百萬人。

從前說德文的有八千萬人，他們分佈在德國，奧地利，瑞典，捷克和波蘭的一部份以及非洲的殖民地。但是，由于希特勒法西斯蒂想奴役全世界的驚人罪行，德文已沒有從前那樣的流行了。把德文當作國語的有德國本土的六千二百萬人，奧地利，瑞典，埃爾薩斯和盧森堡的一千萬人。

使用荷蘭文的有六千萬人，其中把它作為國語的有歐洲，南非（布爾人）和荷屬印度的一千二百五十萬人。

各處說葡萄牙文的約有四千五百萬人，其中有三千六百萬人——包括二千七百萬巴西人——是把它當作國語的。

爲了和世界語言或是國際語言區別起見，像西班牙文，葡萄牙文，荷蘭文，德文這樣的語言可以稱之爲民族間語言，那就是說，幾個民族共有的國語。

世界語言和民族間語言之形成與種族區別無關，而是某一些民族對另一些民族的經濟影響與文化影響所致，

北方，俄文由于某些歷史原因在十六世紀傳入伏爾加流域中部和下部，後來傳至西北利亞，後來再傳入高加索和中亞細亞。再後來，由于對其他民族的文化影響，俄文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時候，就廣泛地在斯拉夫國家和其他的鄰國裏流傳開來。

法文在十八世紀的時候，由于法蘭西文化對所有歐洲國家的影響，被高等貴族階層當作了第二國語。在二十世紀，由于在外交界的優勢，法文仍舊不失為一種國際語言。

西班牙文的命運就不同了。在十六世紀，美洲的發現和西班牙人的在美洲佔領大量土地，使西班牙文成為國際語言，祇不過時候不長。由于十九世紀時美洲大陸上組成了拉丁國家和拉丁民族，西班牙文就從國際語言變成了民族間語言。

英文發展的方向適巧相反。隨着美利堅民族的急速成長，隨着加拿大，澳大利亞，愛爾蘭和其他屬地上的民族的形成，隨着大不列顛在東方經濟影響的增大，英

文從民族間語言變成了國際語言。

印度的語言分佈圖特別複雜。這裏，在三萬一千九百萬人口（根據一九二一年的人口調查）中就有二百二十三種語言，其中有幾種被數千萬人使用着，有幾種則祇被幾百萬人使用着。在印度，應用最廣的語言要算是印度斯丹尼語（準確些說，是印度語和近似它的烏爾度語的白話體），它是三千八百萬印度人的國語。使用印度斯丹尼語的總數達一萬萬人，他們主要是把它當作經濟的語言。這一個例子再一次地證實了列寧的話，他說：人類商業關係的主要工具乃是語言。其他印度語言中應用得較廣的要算本加里語，使用它的超過五千萬人；著名的印度作家泰戈爾就是用它來寫書的。

非洲黑人的語言和方言數目更爲繁多。這說明了說這些語言的人文化水準比較低落。在五千萬班都黑人中間散佈着七十五種語言和方言（因此，每六十萬人平均有一種語言）。在班都黑人中最通行的是蘇亞赫里語，它在十五世紀已經成爲桑給

巴爾到剛果河流域一帶的商業語言。四千五百萬蘇丹黑人說着四百三十五種語言，那就是說平均十萬人有一種語言。

對於研究遠古各種語言的語言學者說來，非洲特別有趣的種族倒並非蘇丹黑人的尼格羅人，而是住在南方的布西曼人和霍屯督人——總稱小黑人。在他們的語言中還保持着古時的子音，即用舌頭急速離開牙齒而發出的聲音。

新幾內亞島和太平洋上其他各島的種族，南美和北美的印第安人也都有很多的語言和土語。最初訪問新幾內亞島的歐洲人是俄羅斯飛行家米克魯霍·馬克萊，他一天之中要換好幾個翻譯，因為隔得很近的兩個村子的居民都是語言不通的。

北美的印第安人中間差不多有一百種以上的土語，平均數千人就有一種語言。在澳大利亞，約有五萬個土著，他們分成幾百個種族，每一個種族都有它特別的語言。那邊共同的語言還沒有形成。他們有時應用手勢以幫助瞭解。在塔斯曼尼亞島上，現在已經絕跡的土著也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塔斯曼尼亞和澳大利亞的種

族乃是科學家研究出來的文化最低的種族。使用每一種土語的並非像北美那樣的有幾千個人，而總共祇有幾百個人。

歷史證明，種族的語言會慢慢地形成民族間的語言，古羅馬人的語言，即所謂拉丁語言的起源史就可以作為語言發展的例子。

紀元前十世紀的初葉，在現代意大利的領土上存在過許多古意大利種族的語言。這些種族中有一羣組成了一個拉丁同盟，它共同的語言就是拉丁語。後來這一羣人移住到羅馬，與幾個別的種族一混合，形成了羅馬民族。羅馬人都是說拉丁話的。但是到中世紀初，用拉丁語作為國語的已經沒有人了。

拉丁語的重要是因為它在我們這時代都還有用。在科學（醫學，植物學和動物學等）上它還常常用到。在加特力克教堂裏，直到現在，拉丁語還是禱告的語言。所以，羅馬民族雖然已經絕了種，但拉丁語却仍舊存在着，因為用它寫成的文字具有許多的寶藏。

別的幾種具有巨大文化遺產的語文也有着同樣的命運。比方，希臘大作家和哲學家用來寫作品的古希臘文，寫聖經的古猶太文，寫印度人和佛教徒的佛經的梵文，寫斯拉夫人最初用書的古斯拉夫文。

留下文字遺產，但已經沒有人把它當作國語來講的語言稱爲『死的語言』。常常遇到祇剩下單字的死的語言。比方，戈德語，埃特魯斯語，波拉勃語，哈爾德語等。

還有一些絕種了的民族，他們的語言也消滅了，一點痕跡都沒有留下。

死的語言和消滅了的語言的數目，即使根據不完全的統計，也大大超過了活的語言的數目。

不僅在死的語言中間，即使在活的語言中間也有大部分是不能書寫的。但是，沒有文字的語言可以使它獲得文字，而且可以用它來翻譯普希金，託爾斯泰，莫利哀和莎士比亞等大作家，列寧和史大林等大思想家和政治家的作品。

點。

蘇聯各民族的社會主義內容和民族主義的文化發展史就完完全全地證實了這一

在蘇聯，有數十種國語。在蘇維埃政權建立以前，約可分為下列幾種：一，像俄文這樣的世界語言，二，像喬治亞語，亞美尼亞語，韃靼語，烏茲別克語，亞塞爾拜語，達德齊克語等等文學遺產豐富的民族語言，三，像巴希基爾語，卡薩赫語，吉爾吉士語等等的幾乎沒有文學的民族語言，四，像蘇聯北極、高加索，帕米爾等地的民族的沒有文字的語言。

由于實行列寧史大林民族政策的結果，許多的民族語言發展了，它們變成提高從前是落後的民族和種族的文化的強有力武器，舊的文字因為新的社會主義內容而豐富起來了。初次出現了用各種文字寫的豐富的，新的，蘇維埃的文學。已經很為發達的文字也因此字彙更為豐富，傳義更為準確，內容更為深刻。它們在強布爾，蘇列曼·斯達爾斯基等語言大匠手裏變成了更平用自如，更堅強有力的文化武器。

蘇聯的各種國語都是處在發榮滋長的條件下，替它們作保證的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整個制度。祖國的語言從小籠罩着蘇聯的每一個人。聽着母親的說話，小孩子就不僅學習思想，而且也在學習感受；掌握着語言，他就不僅開始講話，而且開始體驗喜怒哀樂。對他說來，祖國的語言不僅是一種語言，而同時還是一種思念，感覺和動因。蘇維埃的學校保證蘇聯各民族的人都有學習祖國語言的可能。

同時，社會主義祖國的蘇聯的一切公民都有研究偉大的俄文——世界上最豐富
的語言之一——的可能。

此外，蘇聯的每一個人也有精研外國語文的可能。

蘇聯語言的平權——這是最偉大的文化上的收穫，它是在人類史上尚屬初見。
祇因為列寧史大林的民族政策，它才獲得了完全的實現。

因此，雖然使用不同語言的各民族的文化發展並不相同，但是，像蘇聯的經驗
所指出，在落後的與前進的民族之間沒有不能通過的疆界的。任何沒有文字的語言

都可能變爲有文字的語言。既沒有『高等人種』與『低等人種』之分，也沒有『高等語言』與『低等語言』之別。

動物有沒有語言？

古時候，人們相信飛禽走獸都有牠們自己的語言。在許多民間的童話中，動物也像人一樣的說話，思想和行動。有一些科學家直到現在還認為動物一定具有一種類似語言的東西。無可置疑的祇有一點，就是動物具有一種表達自己的感情和願望的能力。

偉大的英國自然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指出，狗在人類社會中學會了用各種的吠叫，咆哮，尖叫來表達自己的情感，在『人種由來』一書中，達爾文回過去談論動物能否有語言的問題。達爾文說：『在巴拉圭，一種低級的猿在憤怒的時候至少

會發出六種不同的叫聲，使別的猿起了同樣的情緒。」

動物有沒有語言的問題主要是由科學家用實驗和觀察類人動物來加以解釋。

美國的業餘自然科學家漢納一生都在研究猿的交談方法，他甚至寫了一本書，名稱就是『猿的語言』。在這本書裏，他描寫了許多叫聲的意義，猿就是用這種叫聲來表達牠們的情感的。學會了發出某種牠們的叫聲，漢納甚至同猿『交談』，那就是說，他當牠們的面發出這種聲音，而猿們也重複這樣的聲音來回答他。

根據漢納的意見，他所學會的猿叫有一種是表示『食物』，另一種是表示『飲料』。也有一種猿叫是表示『危險』的。猿頭的搖擺，據漢納說，就是否定的記號。

話雖如此，漢納仍不得不承認人語和猿語之間有重大的區別。他說：『猿不會發出連貫的話。牠們的話通常總是局限於單音或是叫聲；認為牠們的談話是很精煉的並且具有高度的社會性質，那就等於承認狂妄的事情了。』

另一個美國人叫尼森的，他研究了類人猿的生活。他在一九三一年發見了在自然的條件下，類人猿有五種不同的叫聲：一、表示激動的斷斷續續的叫聲，二、恐怖和驚惶的叫聲，三、表示憤怒的威脅的叫聲，四、表示失利的嗥叫，五、滿意的含糊的叫聲。

研究猿語比較縝密的要算美國人羅勃脫·葉爾克斯和女鋼琴家勃蘭斯·勒納，後者靠樂譜之助錄下了類人猿聲音的音樂變音。葉爾克斯和勒納在他們的一本『類人猿的解事和牠的聲音表達』（一九二五年出版）中發表了類人猿的詞彙。根據三百次個別的錄音，他們做了這隻類人猿的『字典』，裏面包括三十種不同的音節。用這一材料，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養育在人類社會中的類人猿有發出類似人類語言的音節的音響的能力。在葉爾克斯所蒐集的類人猿的叫聲中，存在着好像人類的母音『a』，『u』的聲音和子音『m』，『s』，『k』，『h』等的聲音。但是，這些聲音當然沒有像人的聲音那樣的清晰。

雖然這一材料並不能證明猿能說話，但是我們却可以根據這材料來做另一個重要的結論。猿下巴（下顎的突出部）

的缺乏毫不妨礙牠發出許多子音和母音，雖然下巴的缺乏常常被人作為不能藉舌頭之助而發出某些聲音的證據。

最近俄羅斯女研究家羅地金娜·柯茨教授在『猿的語言』研究方面完成了很大的工作。她根據自己的觀察寫了一本書『人猿之子和人子』。她觀察的目標是一隻小人猿叫『岳尼』的。這隻人猿，也像



（第1圖）一隻小猿在鏡子裏看見了自己。

萊爾克斯的兩隻人猿一樣，發出了二十三種不同的聲音，並且，也像漢納的研究結果一樣，牠搖頭就是表示否定。

許多研究猿的自然科學家發現：爲了表達自己的情感和願望，猿常常作一種很像人做的動作。有的猿，在感到痛的時候，甚至會流眼淚，在有人在牠腋下呵癢的時候，就會嘻嘻笑起來。

猿常常表示牠們對人的好感，牠們抓住人的手，或是把人的手牽過去撫摸自己。發怒的猿，也像人一樣，常常捏起拳頭，用叫喊，敲



(第2圖) 類人猿的驚奇表情。



(第3圖) 在笑的猿。

擊和蹬足來表達牠的憤怒。最後，猿有時也會輕聲叫喊，並且會把牠的聲調換成懇求的，威脅的等等聲調。

但是，無論羅地金娜·柯茨，無論葉爾克斯，無論其他的學者都不能在猿身上發見模倣人類語言的聲音的能力。訓練猿發出最普通的語言的一切企圖都沒有成功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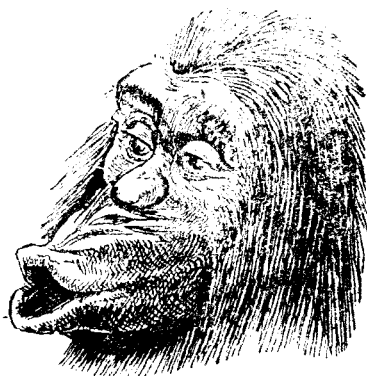
羅勃脫·葉爾克斯努力教練他的人猿發出像「ko-ko」，「da-da」等等的普通音節。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在桌上放了一個裝有機械的小箱子，其中攔着猿的鍾愛的食品——香蕉。當他自己發出他所選定的音節的時候，箱子自動的開了，露出了攔在裏面的香蕉。但是葉爾克斯無論怎麼努力想叫猿學他的樣也發出這些音節，結果總是毫無所得。祇有一次，猿當着箱子的面動了動嘴唇，但是仍舊沒有發出他

所要的音節。

另外一個美國研究家叫佛納斯的，他化了十一個月的特殊訓練，總算教會他的
一隻猩猩發出兩個字，第一個是『papa』，第二個是『cap』，還有一個是『td』。
爲了做到這一點，佛納斯把自己的嘴唇湊到猩猩的嘴唇上，然後再發出上述的兩個
字。這樣，經過了五個月的訓練，猩猩學會了像人那樣的唇部動作，開始發出『
papa』這個字。在牠的瞭解中，這個字就是牠的主人。在以後的半年中，佛納斯用
同樣的方法教他的猩猩發出『co』這個字。後來這隻猩猩生了肺病，有一次甚至
自己說了這個字表示要喝水。可是不幸得很，這隻猩猩夭折了，以致佛納斯的實驗
不能繼續下去。

對於猿的類似的訓練並不會獲得成功。因此佛納斯就得到一個結論：猩猩（一
種住在婆羅洲的類人猿）比猿要聰明得多，並且比較易於學會說人的話。

訓練猿說個別的字眼的困難和遲緩證明猿是不可能學會人類的連續的話句的。



(第4圖) 不滿的猿。

來，用人能夠瞭解的方法表達自己的感覺和願望。最後，猿並且會利用某些偶然碰到的工具，比方，用石頭敲核桃，用棒去取掛在天花板上的果子等。

那麼究竟是什麼東西妨礙猿說人類的清楚的話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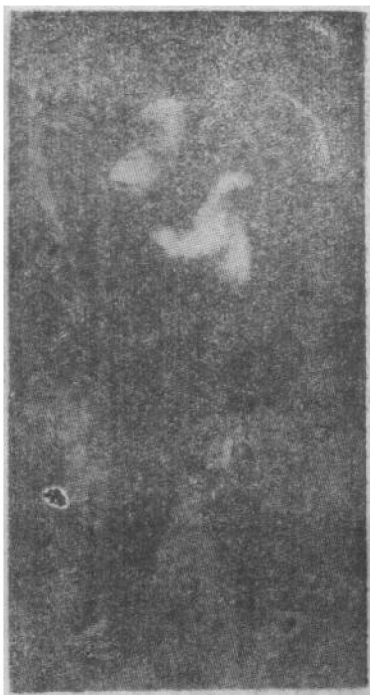
著名的俄羅斯語言學家布斯拉葉夫在他的分析人類語言的文章中對於這個問題提供了回答。他說：『從各種語言的歷史中，我們深信，其中表達出語言的功能的

但同時，猿却似乎具有說話的最有利條件。猿的發音器官在構造上非常像人的發音器官。猿的咽喉和聲帶也差不多和人一樣。猿猴的舌頭、硬顎和軟顎都非常像人的相應的器官。此外，類人猿比所有的動物來得聰明。牠們善於模倣人的臉部表情和身體動作，懂得人對牠們的個別的要

句子中，意思才能被表達出來。」

因此，沒有意思就不可能存在清楚的人類語言。馬克斯和恩格斯不是平白無故地說：意思的直接現實乃是語言。列寧則把句子比作人類知識的『細胞』。

因此，沒有思維，沒有社會，就不可能有語言。但是什麼東西逼使人團結在社會裏，替自己締造出思維和它的逃避不了的旅伴——人類語言呢？爭取人類解放的



(第5圖) 猩猩站直了身子。

原始形式已經是完整的句子，它完全符合語言功能的重要使命，即以清楚的音響表達出意思，因為祇有在完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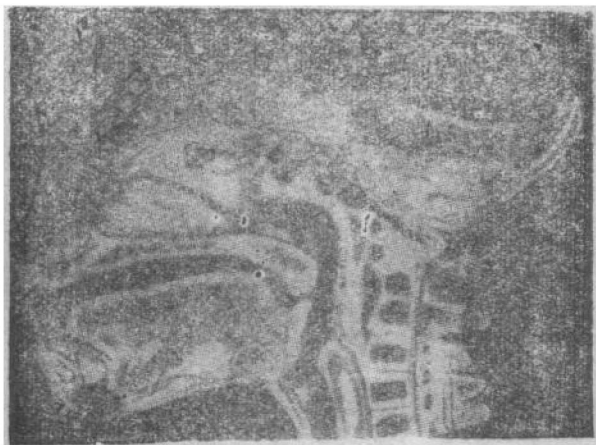
偉大學者和鬥士馬克斯和恩格斯證明，製造工具的勞動和由它而生的人制羈自然正就是人類社會的基礎，因此也就是思維和語言的基礎。



(第6圖) 五個月的小孩的發音器官)

但是即使是動物中最發展的類人

猿也沒有人類的理智和製作工具並經常使用它們的本領。所以，像亞姆斯特丹(荷蘭京城)的科學家列維斯所公正地指出一樣，『連談都不必談到動物的語言』。列維斯雖然否認動物有語言，但是他仍承認牠們有一種互相表達的能力，其所借助的就是表達情感和願望的音響。但是動物的這一表達是單方面的：牠們祇能用同樣的單音交換。牠們的聲音直接出于牠們剝時的情



(第7圖) 小猩猩的發音器官。

緒。沒有一種動物能夠互相詢問和回答問題。由於沒有連貫的意思和相互的談話，所以牠們也就沒有真正人類的語言。

祇有人，統制着他四周的自然環境，能夠思想，不僅能夠談論現在，而且能夠談論過去和將來。祇有他才能夠思想和談論現在生活裏沒有的事情，沉浸在幻想的世界。

人怎樣解釋語言的起源？

很古很古的時候，人們就已經注意人類語言的起源，對於世界上這麼多的語言從何處出現和那一種是最古的問題感到興趣了。

美國學者弗萊塞在一個澳大利亞部落裏抄到了一隻很有趣的童話，它講到澳大利亞部落間的語言和土語的起源。這童話說：

『在東方，住着一個非常凶的老太婆符魯麗。她常常帶着拐杖夜間出來遊玩，一路上把旁邊睡着人的篝火打熄。當這個惡毒的老太婆死了的時候，大家都高興異常，派人到各個部落去報信。他們舉行了一個慶祝會，第一項節目就是吃死者的屍

首。最先 老太婆的肉是列明傑拉爾族，他們立時開始講起不懂的話來。後來另有幾個部落吃了老太婆的腸子，他們講起新的一種令人不懂的話來。最後吃的是北方的幾個部落，他們就講起又是一種令人不懂的話。」

在我們還看得到的一個古希臘作家蓋洛陀特的作品裏，有一個關於埃及國皇普沙梅吉赫的事。他希望知道那一個民族最古。經過長期的日思夜想之後，他終於決定把兩個剛生出來的小孩子交給手下學牧羊，他同時發令嚴禁任何人在小孩子面前說話。這兩個孩子被放在隔離的各別的小屋裏，祇有牧羊人在一定的時候趕羊給他們看，並餵他們吃羊奶。這一切所以這樣做都是因為普沙梅吉赫想聽這兩個孩子在牙牙學語的時候最先講出一個字。受了兩年這樣的教育，他們對牧羊人都說出了第一個字『bekos』。國皇知道弗里奇亞人（小亞細亞一古國的人民）叫麵包爲『bekos』，所以就決定弗里奇亞人出現得比埃及人還要早。

關於語言的起源的說在聖經裏也很多。在一隻關於巴比倫高塔的話說裏，說

到許多語言的起源。有一次，人們聚集在一個地方，開始建造一座高與天齊的塔。上帝知道了這消息，大怒起來，把人們的語言擾亂了。於是他們就不能互相瞭解，塔也築不成。結果各自散開分居在地球上。那時他們稱這個地方為「巴比倫」。

據蓋洛陀特的描寫，巴比倫城在二千五百年前有四百平方公里的面積。大街的兩邊建造着三四層高的大廈。居民有兩百萬，這一傳說是貧窮的猶太人根據這個古城對他們所起的印象而編造成的。

羅馬詩人和哲學家盧克萊修認為人的開始講話，並非是有人教他們講話。創造語言的是自然的需要和人的能夠發出清楚的聲音的能力。

古希臘的學者裴陀·薛契里斯基在他的『宇宙史』一書中這樣寫道：

『人最初過的是同野獸差不多的生活，吃的是草和水菓。野獸的侵襲使他們學會互相幫助。他們在聚在一起的時候就開始互相認識起來。他們的聲音還是沒有意義的，發音不清的。但是漸漸地他們發音清楚了，他們替每一件東西製定一種記

號。因為這樣的一羣一羣的人全世界都有，所以製定的記號也就各各不同，也就是說，語言是各各不同的了」。

在上引的裴陀·薛契里斯基的解釋中，有一個天真的臆測，似乎人們起初是各自生活，但是恐懼野獸使他們聚眾而居，似乎他們一下子就替各種東西製造了名稱。不過無論如何，裴陀總算說出了一個準確的論點，就是古代人類的語言是粗鄙的，發音不清的，從最初起就不是一種語言。

顯然，關於人類語言的起源問題早就使人們發生興趣。數十世紀來，無數的學者創立了無數的理論，都想說明原始人的語言是怎樣產生的和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多的語言。

二百年前，法國的哲學家盧梭（一七一二至一七七八年），也像裴陀·薛契里斯基一樣，假定人們是互相談妥，製定了他們的語言中的字眼。盧梭的這個意見，毫無疑問地，是不準確的。如果人們不會說話，不會寫字，那麼他們怎麼能夠一下

子談妥了這麼多的單字和語言。

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亞丹·斯密斯（一七二三至一七九〇年）也寫了關於語言的起源的著作。他斷定人們發明了自己的語言。這一斷定也不能使人滿意，因為人既然不會說話，當然不能有這樣艱難的發明。

最近一百年來，許多學者都努力想回答下面的問題：原始人的語言是怎樣的，它是由那一些字眼和句子構成的？某一些學者製就了擬聲論。根據這一理論，語言的起因是這樣：最初人模仿他周圍的物件和動物的聲音，後來每一個這種聲音就變成了個別物件或動物的名稱。因此，人類語言中的單字就這樣的出現了。

但是在人類生活和自然界中，有許多的東西和現象是不發任何聲音，但對人類却有很重要的意義的（比方：食物，衣服，住屋等等）。也有這樣的東西，它們的聲音難于或是簡直不可能模仿（如火，勞動工具等）。此外，沒有很發達的發音能力，聲音僅做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知道，類人猿很容易地模仿人的動作，但



(第8圖) 猿把兩根棒接起來。

却不會重複人所發出的聲音。因此，顯而易見，的語言中所有的擬聲的字眼（如

有，時，就，是，古，並，不，等，）羊，叫，表，示，咩，咩，狗，吠，表，示，狂，狂

而是後來在人已經大大地發展了他的擬聲能力的時代才有的。

也有這樣的學者，如盧克萊修，美國哲學家洛克等，他們臆測，原始人是用脫口而出的，不由己的聲音來表達他們最初見到某種東西和現象時所發生的感情和印象。漸漸地這些自然的喊叫變成了這種現象或是物件的固定名稱，因而變成了語言中的單字。

但是如果語言的產生真真是按照這條道路進行的，那麼在人們心中引起恐怖的東西，比方是猛獸，就應該獲得在聲音上是同樣的或是相似的名字。引起快樂和舒適的體驗的東西也應該有同樣的結果。這一理論的不準確還因為它那個假定——最古的原始人能夠有這麼發達的，細緻的感情產物，竟可以呼應每一種各別的現象。此外，這一理論沒有顧及：甚至是最早的語言也應當表達出某一些，即使是最普通的，但却是真正的意思。

很有趣的，我們上面所說的關於語言起源的兩種理論都被創導它們的學者嘲笑

，一種獲得了『啞啞理論』（擬聲理論），另一種獲得了『噓噓理論』（不由己



（第9圖）猿人（假定像）。

的喊聲的

理論）的

綽號。

隨着

實驗的日

漸嚴肅化

和有科學

根據，努

亞列和馮特爾氏稍後對語言的起源也作了新的解釋。

努亞列（一八二九年至一八八九年）準確地認為，語言是和最古的人的共同勞動同時產生的，因此，動詞——行動的名字——乃是出現在語言中的最初的字眼。

在工作時所聽到的各種不同的喧聲，人們就努力用最初的字眼——動詞——表達出來。僅僅用這一種方法，努亞列還不能解釋人的語言和思想的多樣性的起源。那時他不得不引用那擱在發展人類語言和理解的基礎上的理智，但是他不能解釋這一理智如何在勞動過程中出現和成長。

馮特（一八三二年至一九二〇年）在他的著作『語言』中提出了一種假定，就是動作語和發聲語是同時並行發展起來的，祇是所走的路不同，目的也各異罷了。藉動作語之助，人們傳達了他們對於事物的想像，用了發聲語，他們就可以表達出各種不同的感情。脣、嘴、特別是舌頭的動作起初是不由己的，後來就幫助組成語言中的發音。這些發音器官的動作，馮特稱之為『發音動作』。

照馮特的意見，各個民族的發音動作最初是相同的。這可以由下列事實為證：在人心引起同一感覺的某些同一事物在絕不相同的語言裏却有發音上近似的稱呼。比方，『母親』這個字在許多隔得很遠的語言中差不多都有發音較軟和較溫柔

的「m」包括在內。又如「爸爸」，「爹爹」等字在世界各國的語言中也都是差不多的。以後呢，馮特認爲，音的語言終于逐走了動作的語言。「字征服了動作」。

雖然馮特對於音的表現作用的觀察應該認爲是準確的，但是在很多語言中，它們却受到破壞，比方，在喬治亞文中，「媽媽」這個字却是「父親」的解說，而「爹爹」却是「母親」。這樣一來，他的理論就全部動搖了。此外，馮特不敢利用動物的語言去解釋人類語言的誕生，也不會解決人類語言到底是從那裏開始的，因爲，照馮特的意見，音的語言是和人的意識同時發生的。這樣，馮特在他的著作中仍舊沒有答覆人類語言的起源問題。

著名的蘇維埃學者，學術員尼古拉·雅柯夫列維奇·馬爾（一八六四年至一九三四年）根據馬克斯和恩格斯的學說，確定人類語言的發展是始于下列事實：人們用無數種語言談話，此後人們已經把聲音和手頭語配合使用。偉大的蘇維埃語言學家就以這一點奠下了近世各種用科學方法解釋語言的起源的基礎。

從解釋語言的最新幾種嘗試中，值得特別加以注意的是英國人貝傑特，美國人桑達克和荷蘭人望·金乃根的見解。

美國學者貝傑特在他的著作『人類語言』（一九三〇年）中斷定，最初人是用手勢並輔以發音器官（舌頭，嘴脣等等）的動作談話的。但是後來，當人的手經常從事勞動（各種技藝，打獵，書寫等等），他們已經不能用手來做手勢的時候，和手勢相輔而行的脣和舌頭的肌肉運動——貝傑特稱之為『口的鬼臉』——與呼喊就成了傳達意思的主要工具。貝傑特的理論準確地指出發音器官的伴隨運動和臉部肌肉運動的存在。但是，手的勞動不見得像貝傑特所假定的開始得那樣遲。

不久以前，荷蘭學者望·金乃根在他的『人類古語的類型結構』（一九二九年）一書中對語言的起源提供了很有趣的說明。照他的意見，最初人是用手勢談話，他們在勞動的時候模倣做工的動作，很容易地製就了某種工作的名稱。最先的聲音是從每一個嬰孩都懂得的舌頭和喉嚨的吸入運動發展起來的。從這裏，文字中就出現

了最古的把舌頭從牙齒上抽轉來所發出的聲音，甚至現在，我們都可以在許多原始部落（如非洲的布西曼人，美洲的印第安人，歐洲的高加索人）中聽到這種聲音。原始的語言是由複雜的子音構成，母音的出現要遲得多。音的語言起始得非常遲，馬上就由單字構成。

望·金乃根和貝傑特的說明很受馬爾學說的影響。但是我們不能同意望·金乃根的武斷，似乎音的語言是僅僅二千五百年前在埃及，美索不達尼亞和中國出現的。

美國的學者桑達克在他的『語言起源』（一九四四年）一文中斷定，人的祖先從最早的時候起就具有發音器官的不由自主的運動，這種運動產生了伴着人類祖先即使獨自一人在自然界條件下所起的感情和體驗的含糊聲。從這種不由自主的含糊聲和附有特定的事物或行動的意義的音響中就出現了單字。後來，這些單字被這個人的同伴所習用了，就變成了整個原始部落的遺產。桑達克的理論有數學計算作為根

據，作者認為這樣起源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桑達克是錯誤了，因為他說語言可能在單獨的人那裏發生。馬克斯說：『語言是個別的人的產物——這是不能想像的事情。』但是無論如何，桑達克的理論還不失其重要性，因為它說明語言的發展乃是一個有規律的自然過程，它不受任何超自然的勢力的干涉。

在我們的二十世紀，聖經裏的傳說，什麼先是出現一種語言，後來是在巴比倫高塔時期出現無數種語言等等都已經是無稽之談了，甚至某些教會的代表，如在一九二六年發表了一本『地球的語言』的加特力克神父，著名的語言學家斯密特，在解決人類語言起源的問題時也已經不引用聖經了。斯密特肯定，上帝祇賦人以講話的能力，至于如何發揮這種能力，那就在乎人自己了。斯密特深信將來能夠證明：最初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是用一種語言說話的，但是人和動物之間的那一鴻溝却無論如何也不能填滿的。

反對斯密特的意見的可以引用許多大科學家（如馬爾，謝伊斯，郭維略克等）

關於語言的原始多樣性的意見，但是祇要提起英國的大主教華脫萊的意見也就夠了，達爾文就會把他的意見當作一種非常澈底的意見而引用過，這意見是：『人並不是唯一具有「說話的天賦」去表達自己的感想的動物……』

可惜得很，科學直到今日對語言起源問題還沒有提供實際的回答。

這裏祇介紹了關於語言起源的無數意見中的一小部份而已。但是從這短短的檢討中已經可以知道：像蘇聯語言學家馬爾所指出的一般，語言並不是由于某種超自然的奇蹟而出現的，而是隨着勞動與人類社會的出現從高級動物所具有的用聲音表達情感的能力中發展出來的。

爲什麼人要說話？

偉大的自然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證明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而且正是由化石猿進化來的，而恩格斯則假定人的祖先是從前生活在赤道的一種高度發達的類人猿。在達爾文和恩格斯活着的時候還不會發見這樣的猿。

一八六六年，德國的自然科學家歐納斯特·赫克爾（一八三四年至一九一九年）假定，在人和猿之間應當有一種從猿過渡到人的動物，這種動物他稱之爲『啞人』。往下，赫克爾認爲，在『啞人』之後是一種比較發展的『愚人』，而最後則是『理性人』。一八九四年，荷蘭人尤琴·裘布亞在爪哇島上發見了一具猿人的化



(第 10 圖)
古代人 (假定像)

或是『愚人』那樣的難聽的名字。

一九四四年，英國學者李恰德發表了他的假定：『完全使人異于野獸的唯一能力乃是語言……我們這一種（那就是說人種）我提議稱為說話的人』。爲了使他的假定成立起見，李恰德引用達爾文的光榮的戰友——湯姆斯·赫胥萊的話：『在天性和結構上人與動物是一致的……但是祇有他，才具有說大家都懂得的，理性的話的神奇能力。』

李恰德認爲語言是人和動物的基本差別，這對不對呢？無可爭論地，歷史上沒有不會說話的民族。最早到美洲，澳洲，太平洋各島的歐洲遊覽家從來不曾找到過

石。赫克爾把這個已經發見的，而不是假定的人也稱爲『啞猿人』。不能承認，赫克爾對於科學有很不好的貢獻，因爲他替我們的祖先定下了像『啞猿人』

『啞人』。相反地，甚至他們所發見的最落後的『野蠻人』（達斯曼尼亞人和澳大利亞人）也有他族裏的語言。據後來的研究，這種語言結構複雜，語彙和音響都很豐富。所有這些語言屬於人的發展史中的第三個，亦即最後一個階段——屬於『理性人』和『新人』的語言。因此，在李恰德的意見——語言區別了人和動物——上必需加上那產生社會、思維和語言，並建立整個我們的人類文化的勞動。

最近二十年來，英國的科學家們在南非洲找到了幾種人猿的化石，這種類人猿比現在熱帶非洲的森林中的猩猩和猿更近于人。這些最近于人的猿稱為『南猿』。根據最近幾年來的調查，知道南猿並不住在樹上，很可能是用後足走動的。這一發見證實了恩格斯的光輝燦爛的意見：正是由此才完成了『猿過渡到人的堅決的一步』。

什麼東西逼使南猿的祖先從樹上落到地面呢？

自然科學家對現代猿的研究指出：牠們已經不單是住在樹上，而且常常落下地

來找尋食物。從前，高級猿在地上的走動應當更爲經常，因爲牠們繁殖的結果使牠們在樹上找不到足量的鮮葉和嫩葉。應當來一個假定，就是同樣的原因逼使南猿的祖先下樹得愈來愈頻繁，一直到牠們變成了經常在地上生活的動物。這裏，牠們找到了新的食物——草根，昆蟲和小動物。但是這裏牠們却受到新的猛獸的威脅。

大家都知道，猿的腳爪是不大用來掘地的。觀察着禁閉中的猿的學者，發覺猿很喜歡用棒來掘泥土。很有趣的，猿會用各種方法拿棒，並不限于口手。比方，猿在硬地上垂直掘洞時是這樣，牠用牙齒咬住棒的上端，一面出色地應用牠的嘴和後腦的肌肉。猿在掘土時也常常借助于自己的腳。

凡是觀察過猿掘土的人都不會相信牠們是掘掘玩兒的。祇要看牠們的緊張的目光，加速的挖掘，縝密的鬆土，對埋有水菓（是學者們故意埋着的）的地方的濃厚興趣，在在都證明這不是玩耍。在這種場合下面，猿的用棒很像許多野蠻部落的人用棒來挖掘東西一樣。達斯曼尼亞人，澳大利亞人，和布西曼人在被歐洲人發現以

前就是用前尖的棒在地上挖掘草根、球莖和小動物的。

比方，我們看到許多現代的類人猿都有把牠們找到的物件變成偶然的工具的能力。但是，用恩黎斯的公正的話來說，『沒有一只猿的手曾經做出過即使是最粗劣的石刀。』猿和所有其他的動物確實從來不會製造過工具，也從來不會點過火，相反地，還要怕火。祇有人才應用火來作工具。

在南猿骨骸旁邊發掘出來的東西中間，從來不會尋到過任何工具的殘跡。但是可以推測，這些異常發達的猿曾經使用未加工過的自然界中的物件，如樹枝，石塊，大硬殼果等物作為偶然的工具。在地上生活的時候，南猿被迫不僅在地表面搜尋食物，而且也在土壤中搜尋食物。此外，牠們也得防備猛獸。

如果現代的猿是小羣地生活着，像現在的動物學家所確定的那樣，那麼南猿也一定是一羣一羣地生活的，而且還是更大的羣和更為團結的羣，像現代的類人猿一樣，我們的祖先——『南猿』——也是『社會的』動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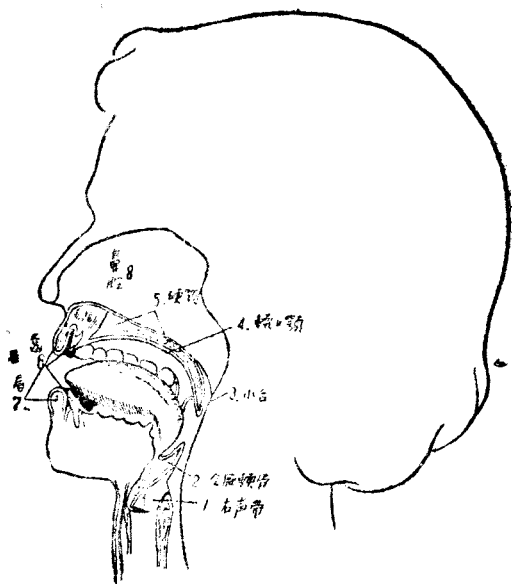
但是這些猿還不會製造工具，那就是說，牠們還沒有真正的勞動。正是勞動才使遠古的人類社會和猿羣有分別。社會和勞動祇有人才有。從猿開始用兩腿走路的時候起，牠們的手解放了，這一情勢替產生勞動和社會造成了必需的前提。空著的手現在已經能夠在靈活和技藝方面日見其完善化了。

由于那學會用兩隻脚走路的我們祖先的頭現在已經大大地從地表面抬起，所以他們的視野就增大了。而那在古代人猿那裏已經比其他的感覺要少見發達的嗅覺，從頭離地後却變得更不靈敏了。

我們祖先的用後足走路對於發音器官的發達也有很大的影響。當人類的祖先比現代的人猿站得更直的時候，他的發音器也就獲得了更便于發音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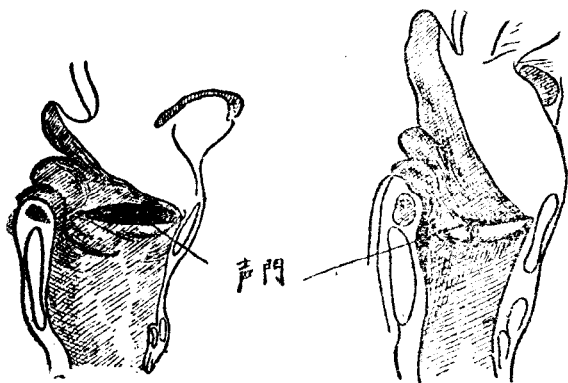
大家知道，人的發音器官是由許多分佈在咽喉和口鼻的出口處間的各個部份組成。在喉頭上有聲帶，它們仿佛是兩片肌唇。在空氣進出之下的聲帶震蕩就是人聲的泉源。在氣管的出口處旁邊，在聲帶的上面，有一個會厭軟骨，形似活瓣，在吞

時是打開)過道而通過鼻子發出的聲音就是通常所謂的鼻音。在上顎小舌震動的時
候就獲得了法國人讀「r」的聲音。



(第 11 圖) 人的發音器官。

吃食物時就蓋住了通氣管的過道。再高一些，在口腔裏有分隔鼻腔和口腔的軟上顎。如果我們張開了嘴，對着鏡照，那麼我們就看見了一個從上面掛下來的以軟上顎為結束的小上顎舌。把軟上顎推上推下，人可以打通鼻子的氣流任意開關；在關住（有



(第12圖) 猴的咽喉和人的咽喉(聯線處爲聲門)。

最活動和積極的發音器官乃是舌頭。把舌尖靠近牙齒和硬顎，或是把舌背靠近

牙齒和硬顎或軟顎，它組成了我們語言中的大多數聲音。最後，嘴角也能夠曲成圓形伸向前去，或是，相反地，張開來收攏在牙齒上；它們也能夠互相緊合起來或是在下唇和上齒間組成狹縫。

上面所舉的這些因為運動而構成人類語言的聲音的器官都稱爲發音器官。人猿也有極相似的器官。我們的獸類祖先也應當有這種器官。

人猿，特別是比較低級的動物如狗等等的口腔和氣管差不多都是成一直綫的。

而人類的祖先，因為他的軀體和頭的挺直，口腔開始漸漸地曲折，幾乎和氣管成直角，像現代人一樣。由於這一點，造成了發音時慢慢呼氣的非常有利的條件，因為肺部出來的氣所經過的路現在是大大地增加了。人在說話和歌唱時調節呼吸也容易些了。

此外，人現在即使張着嘴也已經不再僅僅通過鼻子呼吸了，而這種情形却是大多數的動物所做不到的，因為牠們必需經常緊張起自己的嗅覺。爲了經常通過鼻子呼吸，動物就把自己的軟上顎和向上提起的會厭軟骨併合起來，而人却已經不用會厭軟骨去做這種活動了。有一些學者認爲人類祖先的會厭軟骨的原始作用就是把嘴和氣道分開來，目的是使空氣僅僅通過鼻子並保持嗅覺的靈敏。在人一方面說，這一感覺幾乎完全被視覺所代替了，因此，人的會厭軟骨已經喪失了它原始的嗅覺的意義了。甚至是人猿也能部份地通過口呼吸，牠們的會厭軟骨並不大，嗅覺也很弱。不過人的會厭軟骨却比較大。這理由是人的會厭軟骨很早就起着發音器官的作

用，以接近氣管邊而構成許多子音（如在東方語言中）。

我們的祖先，如果僅僅是從樹上遷到地面，僅僅學會用兩隻腳走路，而不會製造人工的，那就是說沒有計劃地加工的永久工具，那麼語言也不會發生的。祇在這時才不僅出現了人類社會和勞動，而且意識也大為豐富了。猿拿了隨手碰到的樹枝或是石塊，但是祇要使用樹枝或石塊的需要一過去，牠就把它們丟掉，而人，把木棒或石塊加工過之後，就把它們保藏起來，把它們當作永久的工具。因此，即使是最進化的人猿的使用工具也是偶然的。祇有人才能應用永久的工具。

不久以前在中國找到了人類祖先的化石。非常偶然地，在北平近郊的一家中國藥堂裏，一個研究家找到了一串形式上非常古的人牙。這串人牙在藥店裏是當作藥品出賣的，因為骨頭這一類東西在中國中醫界是普遍地被當作藥品的。這樁事情引起了在北平近郊的探索和發掘。結果，在北平附近的一個洞穴裏找到了一具人類祖先的化石，這一祖先被稱為「中國人」。

根據發掘的材料，可以確定：『中國人』已經會生火，已經會製造最粗劣的石器，他們不是單獨地生活，而是過原始部落的生活，他們已經會穴居以避風雨，以作休憩，他們已經會吃大動物的肉。

單獨的原始人在與自然界的鬥爭中是太無力了，爲了保證自己的生存，他不得不聚族生活。共同的勞動，相互的幫助，和自然界鬥爭中的援救等等都把原始人團結得比猿羣更要緊密和牢固。如果科學家會因爲現代猿羣的好喧嘩而驚訝，那麼，以爲古代人類社會是默不作聲的就變得難以想像了。可憐的石器和木器，以及還不夠發達的腦子都要求原始人用極大的體力與智力去完成甚至是最簡單的工作（製造石器與木器，獵捕動物，生火和保火，採集野生植物，防備猛獸等等）。在這些工作的過程中，而且僅在做這些工作的時候，人才需要相互用聲音來傳達自己的感覺和意向，以及傳達最簡單的意思以使自己們在共同勞動中的努力獲得同意。

在這種共同勞動的時候，原始人們就開始說話了，用新的方法應用他們從祖先

——猿——那裏承繼過來的發音能力。恩格斯說：「簡短地說，成形的人達到這般地步，就是他們有了要互相訴說點什麼的需要。那種需要替自己創造了一種器官：猿的不發達的咽喉慢慢地，但却不屈地以調音的方法變化了，目的是爲了更發達的調音，而口的各器官則漸漸地學會清楚地一個聲音接着一個聲音地發音。」（恩格斯著：『勞動在猿變人過程中的作用』）

由于勞動而統治自然界之後，社會人開始不僅思考他在目前用感官（主要是用視覺和聽覺）感受到的事物，而且也思考遼遠的，不存在的事物。漸漸地，人身上煅煉出想現在，想過去和想將來的能力。再慢慢地，作爲脫離周圍現實的能力的想像力也發展了。人的思想的這些特性也由人類語言具現出來。

統治着自然的時候，人不僅可以思想和談論目前直接籠罩着他的事物，而且可以思想和談論沒有的和遼遠的事物，他可以思想和談論目前的，過去的和將來的事物，他可以夢想現實中所沒有的事物。這種獨立的理智，甚至是最進化的動物——

人猿——也並不具備。不錯，牠們有時也很聰明，發揮着計謀和理解力，但牠們沒有理智，不能思考，因此說不出話來，不會互相進行真正的談話，不會提出問題，也不能回答問題。

爲什麼是人才開始統治自然，團結成社會，獲得了意念的獨立性和發言的能力？馬克斯和恩格斯證明，祇有勞動，而且首先是製造工具中的勞動才奠定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基礎。人獸之分也就是在於這一點，『我們在某種意義上應當說：勞動創造了人。』（恩格斯著『勞動在猿變人過程中的作用』）

人在共同製造工具和藉勞動之助統治自然的時候，已經中止倚賴周圍的自然環境。人類祖先的部落就是以此變成了人類社會。在這一基礎上，動物的感覺、意願和想像的直接體驗變成了與機體的剝離狀態無關的人類思想，而直接反映動物的自覺的叫嚷則變成了人類語言。

但是人類語言在形成的最初期還是直接交織在共同勞動的過程中的。僅在勞動

時人才開始說話和思想。因此，共同勞動不僅是最古的思想，而且也是原始語言的搖籃。這裏，得注意原始人還不大像現代人。

科學確定，人的發展經過三個階段：原始人，還很像猿，所以他們被稱為猿人；古代人，和現代人還有許多的區別；最後，是新人，科學上稱為「理性人」。所有我們的同時代人都屬於最後一類。

因為原始人已經有真正的勞動和真正的社會，所以思想和語言的最初發軔應當是在猿人階段發生。但是由於原始人的勞動，社會制度和思維的極端不發達和簡單，他的語言也不能與現代語言相像。

原始的人類語言是怎樣的？

自古以來，大科學家都很留心古代人類語言是怎樣的問題。

偉大的俄羅斯學者羅蒙諾索夫對於這一點這樣寫道：『不錯，除了我們的話語以外，還可以把意思通過眼、臉、手以及身體其他部份的不同動作來表達出來，像舞台上演啞劇一樣，但是，這種樣子，沒有燈光，就不可能說話了，而且人的別種動作，特別是手的動作却要變成這種語言的擾亂者了。』

達爾文也說過同樣的意見：『爲什麼現在用來發音的器官正是發展起來做這工作的問題不難解決……我們也可以在手指上有便利的器官（用來說話）……但是

沒有了手，對我們却是一樁極大的不便。因為所有的高等哺乳動物都具有一些按照共同的計劃建成、作為身內傳達工具的發音器官，所以很清楚，在傳達能力更進一步的發展中，這些器官應當發展得很厲害；這種日見改善的情形的達到，是靠著兩個鄰近的部份的幫助，即舌頭和嘴唇。』

在工作的時候，古代的人的手是忙着的，而語言，作為意見的傳達者，在這種時候却特別需要，因此，原始人自然要利用那些能夠運動而不妨礙手的動作的器官去相互傳達意思。眼睛在工作的時候也是忙着的，但却可以不相望着而用叫喊來交換意見。最適宜于傳達意見的器官乃是在高級人猿那裏也已經足夠發達的發音器官。

此外，發音器官有一種很便利的地位——靠近頭腦和我們外部感覺的最重要器官——眼睛和耳朵。眼睛的視野比聽覺所及的空間要狹。人的眼睛比手更能感受多樣的和豐富的視像；手的動作作用於這一點是太單調和貧乏了。耳朵能從發音器官那

裏獲得較爲完全的負荷。恩格斯公正地指出：『語言的逐漸發展必然伴來聽覺器官的相當改善。』

許多科學家認爲語言始自個別的聲音。但是這種流傳頗廣的意思按照歷史來看是不準確的。俄羅斯的學者布斯拉葉夫說：『我們沒有任何歷史證據，可以用來證實下面的假定：人起初是用清楚的單音，後來把它們組成音節，由音節組成字，最後，把字連成一整句意思。相反地，我們從任何語言的歷史中都可以得出同樣的信念，就是其中表示出字義的原始形式已是完整的句子，它完全符合用清楚的發音傳達出意義的重要使命，因爲祇有在完整的句子裏，意義才能被表達出來。』

雖然俄羅斯語言史的第一部著作的作者並未解釋人類語言的起源，但是他却說出了句子的本源。可疑的祇是他的關於古代人類語言發音清楚的意見。不錯，人是用句子開始講話的，但是它們是不是清楚明瞭的？恩格斯在他的著作『家族，私有財產和國家的起源』中認爲清楚明瞭的語言的加工乃是野蠻的較低階段的最高成

就。

我們能不能具體地想像一下，原始人（猿人）是怎樣講話的？當嬰孩開始說話的時候，他常常是用一個音節來表示整句子和甚至是許多意義相同的句子。比方，音節「媽」（Ma），一個女孩子是用它表示這樣的意思：「媽媽，過來啊」也可能是這樣的意思：「媽媽走了」，也可能是「這東西不見了，丟了」等等。

因此，人類語言甚至在最原始的形態中也應當是由完整的意思組成，相應地是由完整的句子組成。布斯拉葉夫所說的也就是這一點。那麼，這些句子是怎麼講出來的呢？

最古的人類語言是五十多萬年前在原始人的原始部落中發生的。但是，如果再仔細研究一下活的現代語言，那麼可以在其中找到一些不像現代人類語言的古代句子的饒有興趣的殘跡。

人的猿人祖先的「語言」是靠二三十種叫聲來表示各種不同的感覺和信號的（

豫防，危險，憤怒，滿意，飢餓，口渴等），它僅在勞動出現時才變成了真正的，雖然是原始的人類語言。這一『語言』的所以和猿的『語言』相像，是因為它也是由數種叫喊組成，而每一種叫聲還是一個音節或是這一音節的重複。雖然這些原始叫聲中也有子音和母音，但是它們却還不會成爲獨立的，可以自由組配的單音。但是每一種這樣的原始叫音在後來的古代人語言中都能夠和別的叫音組合，而在意義上和我們的完整的句子相等。

所以，最先出現的原始語言乃是由單獨的叫音組成的音句的語言，每一種這樣的叫音具有完整的『句子』的意義，但並不分爲幾個單音，像我們的現代語言一樣。

我們拿兩個英文字做例子：『No』，『Hi』。這就是音句。聽了這種句子，就不需要別的字來作補充。（中文裏的『好』，『是』，『不』也是屬於這種音句。但這需要用拉丁化的拼法。）

除了這些音句外，在任何現代的口語中還保存着相當數量的難以用字母來表現或是完全不能用字母來表現的音句。這種音句大多是出自奶媽和馬車夫的口中。它們裏面聽不出有子音和母音之分。

因此可以做一個結論，就是：這一類音句是在字母發明以前，在我們語言中的單音發展以前很久就出現了。

現在我們可以根據上述的一點材料，來研究一下人類祖先開始用來談話的原始語言。

在勞動發生以前，作為同猿人相似的動物的我們的祖先已經會發出數十種表示他們的情感的叫聲。但是這些叫聲並不是真正的句子，雖然它們的意義有時也近于『吃！』『喝！』等簡單句子的意義。

人的手和腦在共同的艱苦的原始勞動過程中發達了之後，就開始說話以減輕自己的工作。自然，他起初是利用他祖先的動物叫聲來說話，不過賦予了這種叫聲以

新的，人類的意義，把它變成了音句。在我們的原始祖先的語言中還沒有單字。

人類語言發生于傳達叫聲，那就是說始于完整的句子。從這裏我們就看見，在語言的發展上，句子的出現先于單字。人的語言是起自動物的叫聲，但是在這種叫聲裏放進了人類的意義。音句就是以這種方法從動物叫聲中蛻變出來的，內容是新的人類語言也就是這樣興起的。

漸漸地，在勞動和與其有關的談話的過程中，人們學會不用斷斷續續的單音，而是用連貫的語言談話。他們學會用好幾個音句來表達自己的意思。『因為句子是在人物間的談話中組成，而談話則是建立在意思的相互傳達和詳細敘述中，所以意思的組合應當在語言中表現為句子的組合，許多連接起來的句子就稱為語言。』（布斯拉葉夫語）

如果猿人的聲音最初是完整的包含意思的句子，稍後則聽成了連貫的語言，那麼使人瞭解的單字應當出現的時候總會到來。

原始人社會的逐漸發展造成了狩獵的出現，它是一樁和採集無關的作業。古代人已經有按性別和年齡的勞動分工的發軔。女性主要從事採集，而男性則主要從事狩獵。在分配所獲得的食物時就出現了和勞動過程無關的對語言的需要：男子要獲得不是由他採集的食物的一部份，而女子則要聲明她們有權為自己和自己的孩子獲得男子所得到的一部份食物。從這裏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就是男子應當學會談論女子所獲得的東西，而女子則正相反。

這一在新的社會勞動下對於談話的需要，推動了那不再零星地交織在勞動過程中的原始思維和語言的發展。表達抽象的意思的能力是在發達起來。同時，由於熱悉生產中的愈來愈新的現象，分配能懂得的單字的需要也發生了。

這時，句子本身也至少分為兩個字了。這樣，到低級野蠻時期的末尾，就出現了那在科學中稱為原始的無定形語言系統。這裏字還沒有遭逢到任何改變，還沒有任何字首或是字尾。

現在遷活在地球上的最古的人——澳大利亞的幾個種族——乃是中級野蠻時期的代表。他們的語言中已經有分爲字根，音節，字首和字尾的字。由此可知，我們所推測的部落語言——由不變的音字組成的語言——應當是屬於低級的野蠻時期。

爲什麼人從來不會用一種語言說過話？

我們常常碰到幾種互相很爲相像的語言。比方說，俄羅斯人聽到烏克蘭話或是白俄羅斯話時，他們就會懂得它。如果俄羅斯人聽到波蘭話，保加利亞話，塞爾維亞話或是捷克話，那麼，雖然他們難于瞭解這些話，但是仍舊可以辨別出個別的像俄文的字眼。從這裏就知道，存在着其間具有或多或少相似的語言（上面所說的是指斯拉夫語）。同樣的相似點還可以在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等現代語言中找到。這些語言都稱爲羅曼斯語。

根據許多語言的相同點，有些學者就得出這樣的結論：這些類似的語言集團仿

佛起源于一些沒有流傳到我們時代的始祖語言。這一結論並不是到處都合事實的。

在比較與我們相近的時代中，個別語言和個別人類文化的組成是受制于許多的歷史原因。比方，英語就是完全獨立的和獨創的歷史產物。

在五——六世紀時，盎格羅撒克遜人在不列顛島登陸，在那邊建立了他們的王國。他們的語言屬於日耳曼支脈，稱為盎格羅撒克遜語。其中，像在別的日子耳曼語言中一樣，還保留着格的語尾及人身語尾。而在一〇六六年，則有諾曼人從諾曼第半島（在法國）遷入英吉利的南岸，他們在迦斯金一役擊潰了盎格羅撒克遜人後，就成爲了英吉利的統治階級。諾曼人出身于斯坎的那維亞，他們的祖先是說一種西日耳曼方言的，但是在遷入法國後，他們就漸漸地忘記了自己的語言而在語言和文上變成了法國人。這樣，在英吉利，在諾曼人的統治之下，那所謂諾曼法蘭西文，有時誤稱爲英吉利諾曼文的法文變成了實用的文學語言和封建貴族的語言，而盎格羅撒克遜語則僅僅是作爲小封建主和受壓迫階級的民間語言。到了十四世紀，

因爲一個作家叫喬叟的寫了一部「坎特伯萊的故事」，才首次在文學上出現了英文，但是已經大大地變了樣子了。最後，在新時代，由於美國的成立，英文才分爲兩種文學方言——美國的和英國的。

這樣，現代的英文是由于盎格羅撒克遜語和法語的三世紀混合過程而形成的。

由於這一點，他的字彙一大半是羅曼語，在文法上則消失了大部份的動詞字尾變化及形容詞代名詞等的字尾變化。根據一九一五年英文標準大字典的統計，在現代英文的二萬單字中有五千字是從日耳曼語中出來的，有一萬的羅曼字和拉丁字，近二千五百個經過拉丁語和其他羅曼語而侵入英語的希臘字，而餘下的字則起源于各種東方語和西方語。這樣，雖然英文是屬於日耳曼語的一支，但是事實上一大半都是羅曼語。

這種歷史混合的現象也可以在羅馬尼亞和與它相似的羅達維亞語中觀察到。

說拉丁化語言的居民在巴爾幹半島的最初出現可以在五——六世紀的作家普里斯

克，普洛柯比等人的作品中得到史料，現代的羅馬尼亞人主要是住在多瑙河左岸。說羅馬尼亞土語的其餘的居民則直到現在還居住在多瑙河的南岸——在塞爾維亞的東北部，在馬其頓，在伊斯特利亞，最早一點，則在亞特里亞海沿岸也有他們的蹤跡。

從歷史上的記載我們知道多瑙河北的土地在六世紀以前都由斯拉夫人佔領着。那麼，說羅曼語的羅馬尼亞人和斯拉夫人是怎樣互換地域的呢？普洛柯比和其他作家的記載說到中希臘的農民和農奴——在多瑙河以南是說拉丁語的——爲了逃避中希臘帝國的苛捐雜稅，就成羣結隊的逃到多瑙河北岸的斯拉夫人那裏去。斯拉夫人讓他們住下來作爲友邦的，半獨立的農民。後來，在馬甫里基亞大帝時（五八二年至六〇二年），斯拉夫人大批的移民到多瑙河以南。對斯拉夫人很友善的羅馬尼亞居民獲得了獨立之後，仍繼續和一部份斯拉夫人留在多瑙河以北的土地上。

此後斯拉夫人和羅馬尼亞人的友誼與文化聯系繼續了許多世紀。由于這個緣

故，教堂斯拉夫語言直到十七世紀還是羅馬尼亞和摩爾達維亞的文學語言。因此在現代的羅馬尼亞語言中，有百分之五十的單字是起源于斯拉夫語的。所以，通常認為是屬於羅曼語的羅馬尼亞語和摩爾達維亞語實際上有一半是斯拉夫語。

還在中世紀（十至十二世紀），住在北非和西班牙、獲得當地阿拉伯會長（教主）保護的猶太學者就會注意到古猶太語和阿拉伯語及敘利亞（阿拉伯）語的極大相似處。他們首先提出了塞姆族語言的所謂『親屬關係』，提出了這些語言源出一家。在十九世紀初，德國的學者，弗蘭茨·鮑普等，發覺了在印度人的古代語——聖斯克利特語、和拉丁語，古希臘語和歐洲其他古代語之間的驚人相似之後，就建立了一種所謂印度歐羅巴語言的相似論。但是，在他們對這一相似的原因的解釋中，他們並沒有超過中世紀的猶太學者。他們把家庭成員間的血統關係的生物學瞭解移到了語言關係的領域，而不考慮到那一情勢，就是這些完全不同的現象是不能加以並列比較的。

我們來看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一個兒子無論離開他父母多遠，他總是保持着他的不變的外表和其他從父母那裏遺傳下來的氣質。語言呢，却正相反，在種族遷到另一處地方後就獲得新的字眼和甚至是新的文法形式，並由于這個緣故而逐漸變化着，遠離了它們所『親屬的』語言。

由于弗蘭茨·鮑普確定了現代歐洲所有語言（也包括伊朗和印度的語言）的『親屬關係』稱所有的『親屬』語言為印度歐羅巴語言，就有人認為這些語言都是出于一種『印度歐羅巴始祖語言』。這種語言在後來就分為『古斯拉夫語』和『古日耳曼語』以及別的許多古代語言，再由這些語言分為現代的各種歐洲語言。這一學派（『比較語言學派』）的某些繼承者在他們的幻想中竟達到了這種地步，把這一假定的印度歐羅巴古語（德國學者曾稱之為『印度日耳曼語』）分為與其完全不相像的許多親屬語言。把阿拉伯語和埃菲奧普語（在阿比西尼亞流行的）同幾種死語言——古猶太語，阿西羅·巴比倫語，阿拉眠語——一比，他們就推定所有這些

塞姆語言都是起源于一種語言，即『古塞姆語』。

這些學者在比較了古埃及語，培培語，索馬里語和其他數種語言後，就得出一個結論，說它們是起源于『古哈姆語』。再因為塞姆語言與哈姆語言的相近，他們就斷定古塞姆語和古哈姆語都起始于一種哈姆塞姆語，而這種哈姆塞姆語則正是他們所企圖宣佈為印度歐羅巴語的親屬的。

當然，這一學派的有些代表是陷入了不能自圓其說的境地。

這裏還要一提的是意大利語言學家特朗培蒂，他竟武斷地認為世界上所有的語言歸根結蒂是一種人類的古代語。

對這些理論加以強有力打擊的是著名的蘇聯學者馬爾。他曾說過：『過去祇有一種語言——這是鬼話』。『人類語言的誕生、成長和以後的成就可以用一只尖頂在上的角錐體來表現出來。』

據馬爾說，有許多學者（如鮑普，斯列赫，勃魯格曼等）曾經企圖把這隻語言

的角錐體倒放轉來，因為他們都認為古代的語言祇有一種，但是馬爾的意見是這樣：『人類語言在那個無數種遠古部落語言的基礎上疾奔向上，向着角錐體的頂點……』蘇聯學術員梅希察尼諾夫說：『語言的發展並不是從一種語言到多種語言，而是相反地，從無數種語言逐漸變成數目不多的，比較大的語言……這裏就存在着一切語言史所共有的規律性。』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書中，馬克斯和恩格斯對語言的發展提供了非常忠實的分析：『在任何現代的發達的語言中，自然出現的語言之成為民族語言，一部份是由于語言從現成材料發展起來，像在羅曼語和日耳曼語中的那樣，一部份是由于民族的交融與混合，像在英文中那樣，一部份是由于許多方言集中為一致的民族語言，這種集中是由經濟的政治的集中規定的。』

這樣，人類語言發展的整個過程證明它起于無數分離的，細小的，原始的語言胚胎，後來才達到豐富的，發達的民族語言和世界語言。